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一三回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

卻說宋江領後隊兵馬飛逃，雲天彪領大軍追上，宋江前隊早已沉沒。但見官軍各奮神威，大呼衝殺，四邊盡是青州、登州、萊州旗號，翻翻滾滾，銅牆鐵壁價裏來。宋江等逃過赤松林，天彪驅軍直追那林子內。吳用原有孔明、呂方兩枚伏兵，此時見了官軍，便襲殺出來。官軍抽出兩翼迎敵：左翼是雲龍，敵住呂方，不上□餘合，雲龍格開呂方畫戟，右手搶入呂方肋下，擒過馬來；右翼是歐陽壽通，敵住孔明，不三合，吃壽通一鞭打去，死於馬下，兩枚伏兵都敗。官兵一齊痛追，宋江、吳用等紛紛逃入野雲渡原寨。天彪亦傳令住紮。眾將兵丁齊來獻功，計斬首五千餘級，擒獲三千餘名。李成獻上楊志首級，伏地請罪，天彪親自扶起道：「今日這番大勝，皆防禦一人之功也，豈可言罪。」眾將見李成果然殺賊回來，皆深服天彪巨識。天彪吩咐軍政司將眾將功勞從實紀錄，一面將楊志、孔明首級，並呂方正身，解去都省，這裡傳令三軍安營造飯。慢表。且說宋江收聚敗殘人馬，在野雲坡寨內，對吳用道：「萬不料中了李成毒計，害了楊兄弟性命，又失陷了呂方、孔明兩位兄弟，人馬損折一半，此仇如何不報，軍師可有良策麼？」吳用沉吟道：「我軍銳氣已挫，兄弟們受傷者不少，敵勢方張，若舍了此地而走，新泰、萊蕪拱手而去矣。為今之計，速調新泰、萊蕪兵馬各一萬二千名，回來把這野雲坡守住，再作計較。好歹要報這敗陣之仇，兄長且寬心勿慮。」宋江依言，查點受傷頭領，燕順、王英並前次受傷之鄭天壽，俱送回山寨養息。這裡調新泰頭領穆洪、李俊，萊蕪頭領史進、陳達、李忠，各領一萬二千人馬，前來助守營寨。次日紛紛都到。宋江與眾好漢飲酒解悶，吳用正於座間商議進攻之策，忽報：「金槍手徐將軍，帶領紫蓋山新降火王二位頭領，並四百人馬來到。」

原來火萬城、王良因宋江不禮貌他，忿然而去，直到東平府佔據了紫蓋山。宋江探聽的實，便教蕭讓寫下一封賠罪的書信，差徐寧親自齎去。這是一月前的話。那火王二人自得了宋江書信，自相商議，因本寨兵微力薄，斷難久守，不如仍舊歸順梁山。二人便奉了那位軍師，並帶四百人馬，投到梁山。適宋江不在山寨，便逕投兗州盧俊義軍中。那盧俊義三萬人馬，已由兗州北門退出八□里安營下寨，當時接到火王二人，一番慰勞犒賞，自不必說。那火王二人，並那位軍師、四百人馬，在盧俊義營內歇了一宿，盧俊義便差徐寧護送他到宋江營裡來。

宋江聞報大喜，忙叫請入。只見徐寧領著火萬城、王良進來。火王二人俱全副披掛，進來見了宋江，便拜倒在地。宋江亦拜倒在地，自責道：「宋江不識英雄，前次實屬簡慢，千乞恕罪。」火萬城、王良齊聲答道：「不才下將，得蒙收錄，實為深幸。」二人義與眾頭領相見了。宋江遜了坐位，看那二人都是少年英雄，火萬城狀貌魁梧，王良骨格勁秀，使的軍器都是金錢豹尾熟鐵點鋼方天畫戟，端的威風凜凜。宋江一見了兩人的戟，驀然想起郭盛久已被害，呂方現又遭擒，止不住一陣心酸。因想得這兩位英雄，又曉得他實是誠心歸順，也是歡喜，提過慰勞謙遜的話頭，說到：「官兵利害，我等新挫銳氣，怎生報仇？」火王二人道：「公明哥哥放心，我等有一位軍師回來，係是一位異人，乃大西歐羅巴國人氏，名喚白瓦爾罕。係彼國巧師喇啞呢喇之子，專能打造戰攻器械。他現在製造一等戰車，可稱無敵。據他說來，此車可以橫行天下。現在帶了二□輛在此，他在後面押著就到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報來道：「新軍師白瓦爾罕到了。」宋江忙吩咐請來。白瓦爾罕到內帳相見，眾人看那人中等身材，粉紅色面皮，深國高鼻，碧睛黃髮，戴一頂桶子樣淺邊帽，身披一領大紅小呢一口鐘，像殺西洋畫上的鬼子。宋江與他見了禮，問候畢，說到戰車一事，白瓦爾罕道：「我這車法有一丈四尺闊，二丈四尺深，三丈高矮，三輪，八馬，一轆，中分三層，上一層大銃，中一層強弩，下一層長矛利鉤，車後還有四個翻山輪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只見吳學究接口說道：「據軍師說來，仍是呂公車的格式。不是小生多說，若是在邊庭之外，沙漠地上，千里平坦的所在交兵對陣，用那呂公車最為勝算。如今卻在內地，山林映掩，七高八低的路途，即有平原，亦不過□數里開闊，此等處亦用呂公車，豈非大器小用？」白瓦爾罕聽了笑道：「怪得老先生不曉得，只知你中華呂公車利害。呂公車雖好，卻如何及得我這車法！這車，我國喚做色厄爾吐溪，你們漢字翻譯來，卻是『奔雷』二字。那呂公車四輪六馬，四根車轆，馬在前，車在後，轉折最笨，四平八穩的所在，方好馳騁。況且馬既在前，最易受傷，一馬傷損，全車無用。又遇著小小坑塹，便跌倒了，再也扶不起。怎比這奔雷車，卻是車在前，馬在後。平坦處，馬駕車；險難處，車帶馬。三輪八馬，只用一根車轆，妙處只在那小輪上，轉折最靈。車下有簧板，輪邊有尖腳，那怕八尺闊的壕溝，五尺高的拒馬，都阻他不得。轆後又拖兩扇鐵籠，防敵兵撒鐵蒺藜糊馬腳，遇著鐵籠便掃了開去。若是收兵回時，將馬頭帶轉，仍可馬前車後，倒退而回。弓弩銑矢仍向著外面，敵人不能追逼。隨地紮營，便將車來作圍垣，人馬都歇在裡面，車內便是帳房，勝如銅牆鐵壁。只有高山不能上，雜樹林內不能進去，餘外都去得。那呂公車如何及得？」說罷，便教手下人：「把色厄爾吐溪駕一輛進來，與大王爺過目。」火萬城、王良齊道：「賢弟也須要請了宋大哥將令再行。」宋江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有何不可，便教駕來。」

不多時，輪鳴轂響，白瓦爾罕手下人駕了一輛奔雷車進來。宋江同眾頭領起身觀看，只見那車正面刻作一巨獸頭面，油漆畫成五彩顏色，兩隻巴斗大小眼睛，直通車內的上一層，便當作兩個炮眼；巨口開張，中一層軍士俱在口內，那弩箭便從口內噴射出；下一層便是巨獸額下，六枝長矛、四把撓鉤當作鬚鬚，裡面鉤矛壯士俱披鐵甲。車的周圍俱用生牛皮，蘑菇大釘釘牢，裡面墊著人發，頭髮裡層又鋪綿紙，所以槍箭銃炮萬不能傷。車後一轆四衡，駕著八匹馬。車上又有小小一座西洋樓在獸額上，裡面立得一個人，執著一面令旗，為全軍耳目。白瓦爾罕又教將那車打開了，請宋江看裡面的機括。下一層鉤矛，中一層勁弩，是不必說。惟有那上一層的兩座火銃，甚是利害。那銃名喚「落匣連珠銃」。上面一隻銅戽子，容得本銃四□出火藥、四□出鉛子。但將銅戽內火藥、鉛子加足，又將下面銃門火藥點著，那銅戽中的火藥、鉛子自能落匣，溜入銃管，向外轟打，不煩人裝灌，便銃聲絡繹不絕，直待四□銃發完了方止。若四□銃不足用，只顧將火藥、鉛子加入銅戽，那怕千百聲，陸續發出不斷。更防銃管熱炸，銃下各備大水壺一把，頻頻澆灌。那銃能發一千餘步遠近，都從巨獸眼眶中發出。車後又有四個翻山輪，激那石子飛出去。石子大小不等，小者飛得遠，大者飛得近，也有數百步可發。那車每輛共用三□人：六個人在上層用銃，八個人在中層使弩，□個人在下層用鉤矛，五個人在車後步行駕馬，一個人在西洋樓內掌令旗。軍士不須習練，一指撥便會。只要進退有序，那車發動了，分明是陸地狂奔，果有轟雷掣電之威，倒海排山之勢。

宋江同眾人看了，□分歡喜，便吩咐並□九輛都藏入中軍，一面殺牛宰馬，重整杯盤，慶賀新到頭領。那紫蓋山新降四百人馬，俱著犒賞。宋江因火王等人新來，俱讓在右邊客席，自己同眾弟兄在左邊主位上奉陪。火王二人又讓白瓦爾罕坐了首席。輪杯換盞，開懷暢飲。宋江問白瓦爾罕道：「小可萬幸，得遇軍師降臨，不知軍師離貴國幾年了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我雖西洋人，實是中華出世。我祖上原係涓渠國人，因到歐羅巴國貿易，流寓大西洋。近因國王與中國交好，生意往來，我爹娘也到中國，居於廣州的澳門，方生下了我。我爹名喇啞呢喇，是西洋國有名的巧師，五年前已去世了。我學得爹的本事，廣南制置司訪知了我，將我貢於道君皇帝。我是中國生長，所以中華禮儀、言語、風俗都省得。天子卻愛我，怎奈蔡太師、童郡王需索利害，我供應不迭，他便在天子前進了讒言，幾乎被殺了。幸官家聖明，赦我死罪，發回廣南編管，一路又受盡差官的膾贖氣。恰好從大庾嶺經過，吃火王二兄來劫了，殺死差官，取我上山。原因我與火大哥在廣南時便廝熟，我回去不得，就在那裡落草。不料官軍追捕得緊，不能容留，火王二兄因此棄了山寨，與我同投東京元陽谷。到彼未久，又被鄉勇所破，今日幸遇公明哥哥。只我是個粗漢，兵法韜略，卻都不曉，只會造些攻戰器械罷了。我還有沉螺舟之法，水戰最利，將來我做了與哥哥應用。」眾人大喜。

宋江對眾人道：「攻新柳城時，白家兄弟若在，何懼劉慧娘哉！」只見吳學究只是不語，低頭拈髭，出神價尋思。眾人不解其意，宋江只道他籌劃破敵之策，便笑道：「有此戰車，何愁不勝，軍師還想什麼？」吳用笑道：「非也。」又想了半晌，笑道：「白先生此車，果是妙絕。非吳某誇口，也省得些戰守器具，機括巧法，今我在這車上反覆要尋他破綻，設法破壞他，委實算計不

出。此法再以兵家奇計駕馭，真可以橫行天下也。」白瓦爾罕笑道：「我的法兒，你如何能破壞得！我算得千穩萬當，便是我自己尋破綻也難。」吳用道：「我想只得二輛，破敵如何夠用，我要照樣多造數百輛，不知隨軍工匠可做得否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我帶來巧匠有三餘人，若本地有巧匠，可以照樣幫做。」吳用對宋江道：「既如此，可速傳令廣備材料。這裡隨營粗細匠人有一千餘人，便連夜並工製造，勒限二日內，要打造二百輛奔雷車。一面挑選壯健頭口驢馬一千六百匹，慣戰頭目軍兵六千人聽用。」白瓦爾罕道：「軍師且慢。這車雖照樣打得，便是車內鈎矛弓弩也都容易，只有那兩座連珠銃，非比等閒，卻極工致。略帶粗糙，便不合用。又沒得這許多上好鑛鐵，那怕匠手多，二日工夫要造二百座，如何趕得及？」吳用聽了，尋思道：「有了，且打起來，看有多少且用。如不夠時，我想佛郎機可以代得，每一輛車上用兩架佛郎機如何？」白瓦爾罕道：「佛郎機雖好，只是六個人如何使得轉兩架；若多添人，車上窄狹擠不開。而且人多了，那車便上重下輕，用不得。我想你們用的一種神臂弓，倒也利害。舊法那弓是橫用，兩人合用一張，箭長六尺，發五百步。今我改作豎引三人合用一張，箭長八尺，發八百步。這等做來，仍是六人夠了。」宋江便催連夜預備。宋江親與白瓦爾罕把盞，眾頭領歡飲至五更方散。

次日，隨營軍匠去趕辦材料。吳用請宋江傳令，在後營空地上搭起廬廠，當了作場，盡選隨營工匠共一千餘人在內打造，就請白瓦爾罕在內作提調，又派兩員頭目做監督，都關了二日的口糧。將現成的奔雷車，拆了兩輛作式樣，其餘八輛都在中軍聽用。又調金槍手徐寧領三千步兵，周圍晝夜巡查，作場內不許半個人進去，半個人出來。又傳令堅守，不許出戰。

卻說雲天彪自大勝了宋江，遣人報與都省。不數日，賀太平文書轉來，言呂方已就都省正法梟示，所有統制戰功已恭折奏聞。天彪便齎發了來使。這裡日日遭將挑戰，宋江堅守不出，一連三日。天彪與眾將商議劫宋江的營，又被吳用料著了，不能取勝。天彪對眾將道：「這廝不肯出戰，又不退去，必然有謀。」傅玉道：「末將之意，乘此時移檄景陽鎮，教陳希真髮兵屯在白沙場，牽制這賊，卻是勝算。」天彪道：「總管之言甚是，陳希真此刻一切部署都妥了，可以調動。但我深防這賊抄過赤松林去取二龍山，他占了二龍山攻青州最便。可分一彪人馬去赤松林後紮營，那賊若來，便可截殺。我在這裡不妨。」便令風會、歐陽壽通分八千人馬投赤松林去訖。一面發公文調陳希真髮兵進白沙場，一面又去宋江營挑戰。宋江只不出，不覺又有四五日。

卻說宋江營裡趕緊打造奔雷車，至八日晚間已皆造完，共造成二百零二輛，連中軍那原有的八輛，共是二百一十輛。內中新造者，六輛有連珠銃，其餘都用神臂弓。連原有的算來，七十八輛用連珠銃，一百四十二輛用神臂弓。那新造的與白瓦爾罕所造原車，毫忽無二。宋江大喜。吳用便傳令，將二百一十輛奔雷車分作四隊。中間二隊是掃地龍火萬城、銅柱王良，每人各領馬軍五百，步軍一千，奔雷車五輛，內用連珠銃者三輛，用神臂弓者三輛；又令沒遮攔穆洪領六輛在左軍，霹靂火秦明領六輛在右軍，各帶馬軍五百，步軍一千。那六輛皆是二四輛銃，三六輛弓。宋江同李俊、史進領三千兵為前軍。吳用道：「天彪若敗，必投赤松林，可令魯智深、武松分兩路步兵，往彼埋伏。徐寧領馬軍抄出林後，斷他歸路。」分派都定。

雲天彪那料到這件戰器，當日正親領大隊兵，直叩賊營搦戰，留傅玉守寨，陣上帶的大將是雲龍、胡瓊、聞達、李成，當時在賊營前列成陣勢。宋江早領兵出迎。天彪遠遠見宋江陣後的塵土高而且銳，早猜疑道：「這廝半個多月不出，莫非習了車戰之法與我廝殺？」忙吩咐李成、聞達道：「我看賊兵陣後的塵土，好似戰車，你快將後軍約退，多多準備下鹿角、拒馬、鐵蒺藜，防他衝突。」李成、聞達領命。宋江已將人馬擺開，大叫：「對面陣主答話！」天彪罵道：「殺不盡的賊子，快來納命！」宋江大笑道：「前謀中你的奸計，今日與你分個勝負。」天彪大怒，命胡瓊出馬。宋江陣上並不發人交鋒，便把軍馬退後，放出那四隊奔雷車來。天彪看時，果是戰車，都做成惡獸模樣，中間一輛頂上立著一人，皂衣披髮，手執一桿七星旗，指揮全軍。天彪急將前軍調轉，那奔雷車已到，弓弩銃石好似轟雷驟雨打來。李成、聞達忙叫撒放拒馬、蒺藜，那知那車山崩岳倒傾攔來，拒馬、蒺藜全不濟事。但見火銃到時，屍骸粉碎；矢石落處，血雨紛飛。那神臂弓的羽箭，八尺長短，橫射來，遇著人馬，五六七八個的平穿過。官兵如何抵敵得，都棄甲拋戈，叫苦連天，各逃性命。那胡瓊已中火銃，連人帶馬死在陣裡。宋江同花榮、李俊、史進分兩路抄殺，官兵死者無數。天彪料得那車不能入樹林，忙同雲龍、李聞二將奔入赤松林內。那林子裡面樹木叢雜，馬匹難行，馬軍大半棄了馬奔入去。宋江見官兵避入林內，便大驅奔雷車，殺奔天彪大營去了。

這裡天彪敗兵方入林中，只聽喊聲大起，一隊步兵殺來，正是武松。天彪無心戀戰，只顧奔走。前面喊聲又起，魯智深領一枝步兵攔住去路。天彪見賊人俱是步兵，也與眾將下馬步戰，爭奈官兵受傷者多，難以力鬥，正被困住。幸而一枝官兵殺到，正是風會、歐陽壽通，也是步戰，殺開賊兵，救天彪一干兵將，出了松林來，一齊上馬，投北便走。風會道：「西灝山大營已被賊兵奪了，原來那廝戰車不怕壕溝，拒馬都擋他不得。傅玉敵不住，敗回清真營去了。且請主帥回清真營，再作計較。」那魯智深、武松見天彪走了，那裡肯放，並力追來。天彪且戰且走，不到一二里，一彪馬上賊兵，吶喊搖旗截殺出來，兵馬甚多，正是徐寧。一個個兵強馬壯，大喝：「雲天彪想逃那裡去，官兵都被老爺們殺盡了！」天彪歎道：「天亡我也！」雲龍道：「爹爹斷後，讓孩兒同風二伯伯當先，與他決一死戰。不帶傷的兒郎們都隨我來！」

雲龍正待向前，忽見徐寧陣內都叫苦價亂起來。雲龍定睛看時，只見一隊猩紅飛火旗，從賊兵陣後殺出來，當先一員女將，黃金鎖子連環甲，裹駱火炭飛電馬，爛銀梨花點鋼槍，領著那一班女兒郎，火雜雜的闖進來，好一似虎入羊群。雲龍認得是麗卿，大喜，忙叫天彪道：「爹爹，陳道子兵馬到也！」天彪大喜。眾敗兵聽了，都精神百倍，一齊捨命殺奔上來。那麗卿一枝梨花槍，飛花滾雪價卷來。天彪、雲龍已殺到，合兵一處。麗卿道：「雲叔叔，我爹爹得了檄文即便起兵，未到白沙場，聞知官兵失利，爹爹卻教奴家夫妻分兵兩路來此策應，我那玉郎也就來了。」說不了，西北上塵土障天，金鼓震地，祝永清領一彪兵馬殺到。天彪傳令，叫受傷者靠後，其餘一齊向前，協同永清、麗卿的兵馬，奮勇廝殺。那徐寧見官兵有救，又復兇猛，料知勝不得，便會同武松、魯智深收兵去了。天彪問麗卿道：「你父親何在？」永清道：「泰山恐新營再失，忙去保護。他說我兵已挫銳氣，赤松林切不可棄了，且守住此林，再商量。」雲龍道：「孩兒也這般想，須得守住林子，方好議破敵之策。」天彪便分下聞達、歐陽壽通把守赤松林，眾人一齊收兵回新營來。

陳希真已到，與天彪毗連下營。陳希真與天彪相見，查點兵馬，三停折了兩停，帶傷者無數，失去器械馬匹的更不必說。天彪道：「若非風都監、歐陽防禦來救，吾已失陷了。此刻壞了大將胡瓊，傷兵二萬多人，大營沉沒，這賊必然乘勢來攻，宜早定良策。這車不知何名，便是呂公車，亦無此利害。」李成、聞達道：「若非主將先幾，將後軍約退，勢必全軍覆沒了。」雲龍獻計道：「赤松林雖可守，那廝若順風燒林，或由上坂坡攻來，仍沒阻擋。我想他雖能跨溝，畢竟溝窄之故，若是溝寬，未必就跨得。何不於這幾處掘下闊溝，築起土？豎起軟壁，可保無虞。」天彪道：「你這癡子，虧你想，也須要設法破滅他，那個同他來死守過日子！」希真道：「令郎之言不為無理，我等此刻銳氣正墮，只好暫守幾日。」天彪依言，便傳令去上板坡、松林後等處，開掘闊溝，連夜鑿打土、軟壁。

希真道：「要破滅這車，只除請這一個人來，再無第二能者。」天彪問是誰，希真道：「除了你的令媳劉慧娘，更有何人。」天彪道：「小兒尚未完娶，怎得他來相助？除非速去知會劉親家，教小兒去贅婚，只好草草成禮，聘了他來。破敵之後，我自與劉親家陪話。」希真道：「完姻倒好講，只是他此刻病勢甚是危篤，如何來得。」天彪道：「是何貴病，如此利害？」希真道：「便是他自從兗州破賊之後，得了吐血症，不曾好得，日甚一日。我來時，漸漸不能起牀了。」天彪道：「既如此沉重，何不延請孔厚醫治？」希真道：「劉廣夫妻日日念誦孔厚，知他在那裡，何處去請！」天彪道：「借不早說，他現在馬陞鎮姬公山內。」便叫：「龍兒，休要再慢，快請孔先生到兗州鎮去，全軍之危，在此解也。」雲龍領命，忙請了令箭，帶領伴當，奔姬公山請孔厚去了。天彪道：「劉小姐雖病，若還可商議計策，何不失去問他一聲，或有妙策可用，豈不強於固守到他病好。」希真道：「賢弟之言甚是，待希真即寫信去問。」希真當將此車情形，備細寫了一封書信，差人飛遞兗州劉廣處，問慧娘去了。這裡派聞達、歐陽壽通緊守赤松林，又教風會上板坡把守，又傳令教傅玉堅守清真營。

卻說宋江大獲全勝，掌得勝鼓回營。奔雷車陸續收齊，毫無破損，都擺來擺在營外，就如連城一般。軍士、馬匹都卸去將息，教軍匠趕緊添補銃石箭矢。眾頭領都來請功，殺死官兵無數，奪得器械戰馬極多。徐寧道：「天彪將要擒住了，卻吃兩路官兵救去。」宋江道：「今雖逃脫，不久便為吾擒。」遂大開慶賀筵席，犒賞三軍。白瓦爾罕見大勝了一陣，歡喜得手舞足蹈。宋江與眾頭領都與他把盞稱謝，白瓦爾罕吃得醅配大醉，支撐不得，先扶去睡了。眾頭領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報事人稟道：「探得官兵在上坂坡開掘壕溝，都有二丈餘寬。分裡外兩層，相去一里遠近，內藏八卦線路。隔溝豎立軟壁，鑿打土。赤松林內樹木，都用鐵索橫貫攔截，裡面也掘壕塹屯兵，林內排滿槍炮把守。」宋江便請吳用、白瓦爾罕商議。吳用道：「他道我奔雷車不能入樹林，所以用此法堅守。殊不知近日天氣乍熱，必有南風，準備下乾柴蘆葦，順風燒林，看他如何！」白瓦爾罕道：「這車二丈多寬的溝果然跨不過，若是直逼近溝邊，他也不能奈何我們。我們且把奔雷車都逼近壕溝，堵住了他的線路，再一面用槍炮攻打，一面填壕。他那軟壁、土?雖不怕槍炮，卻能守遠不能守近，逼近了打，有何不能破。」宋江道：「兩計都妙。」便令秦明、穆洪、火萬城、王良仍統領全隊奔雷車，攻打上坂坡，每車二乘，中夾火器兵一隊，各帶金輪炮、風火炮、過山鳥、九節銃；又令李忠領掘子軍，各帶搬土器具，一面填壕，待壕平?倒，便大驅奔雷車掩殺。這裡便令李俊、史進帶軍馬二萬，攻打赤松林，多聚於柴蘆葦，灌了硫黃礮硝，只待風起縱火。

眾賊領命，依計攻打，甚是凶勇。風會抵敵不住，雪片價報與天彪道：「賊兵逼近壕溝放炮，軟壁、土?都被打通。我軍槍炮打在他車上，分毫不能傷動。軍士死傷甚多，小將等力守不住，請令定奪。」接連又接到聞達、歐陽壽通報道：「賊兵數萬來攻赤松林。探得賊人廣聚乾柴蘆葦，恐南風驟起，賊兵乘風縱火，勢難抵敵，請今定奪。」天彪與希真商議道：「賊兵既能逼近壕溝攻打，土?、軟壁又擋他不住，早晚必有南風，如賊用火攻，勢難把守，不如暫時退兵。我想賊兵要圖青州，必經二龍山。別處都是破蕩港汊，他用車戰，不能得利。二龍山八面險阻，直長數百里，賊兵必不能全圍。哈蘭生營內錢糧軍需，可支數月。我兵屯守在彼，扼其咽喉。賊兵進戰不能，久屯兵疲。乘其疲時，再設計破他，自能取勝。」希真道：「統制之言甚是。我等退兵，須分兩路：統制在左，我在右。我的隊伍俱用青龍牙旗，統制發用八卦門方旗。倘賊兵追來，互相策應，各認自己旗號。」便傳令叫風會、聞達、歐陽壽通都收兵，一齊退回。

正說間，只見正南上火光冲天而起，聞達等都敗了回來，說道：「賊兵已用火攻燒入林子來了。」風會等也收兵回來，說道：「賊兵已將土?攻倒，那廝的車子已過溝了。」官兵盡皆失色。天彪吩咐拔營都起，三軍得令，都紛紛動身。忽一騎流星馬飛來，看時乃是差去兗州鎮的人回來了。那人稟道：「有劉小姐緊急口書在此。」希真、天彪忙取書信拆看，上寫著：「據所述戰車情形，大約亦呂公車之類。車上執旗之人，乃全軍耳目。若令善射者先射殺此人，則全軍可破矣。甥女之病不過如此，既去請孔先生，望以速來為妙。」天彪對希真道：「兵之勝敗，不可輕試。教輜重病弱只顧先走，我與總管各統精兵，分為兩翼，看賊勢頭。如劉小姐之計果驗，我等分抄襲殺。若是不驗，我兵已是遠走，萬全無害。去射賊兵頭目，只有煩麗卿姪女前去，善射之人更無出他之右。」希真道：「此言甚當。」遂將輜重病弱先退回青州去。希真一面選八名精壯防牌軍，護著麗卿，前往射賊。只見火光冲天，吶喊動地，梁山兵馬已是殺來。天彪、希真分兵兩路便退。

麗卿領命，貫弓插箭，帶著八名防牌軍，縱馬往那奔雷車迎上去。希真教永清、萬年各引一枝兵接應麗卿，又令真祥麟將慧娘的新法連弩手五千人，投在赤松林後埋伏，軍中盡掛起青龍牙旗。天彪亦將火器弓弩都調在面前，全軍都換了八卦門方旗，只等麗卿手到成功。望見賊兵已攻透上坂坡，大驅奔雷車掩來，只見麗卿匹馬迎去，防牌軍緊緊護定。麗卿不待他奔雷車跑發，早將一枝箭搭在弦上，拽滿雕弓，對那正中執七星皂旗人的咽喉射去。那人中箭，往後便倒。二百餘輛奔雷車，沒了這皂旗人，就像人無眼目，行動不得，都亂起來。天彪、希真望見大喜，忙麾兩路兵馬殺出。正是：將軍雖有彎弓技，利器須防變法多。畢竟奔雷車破得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